

爱的复活

朱文华

.5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作品用女主人公周美芳自述的方式，叙述她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的少女，但在大学读书时，因她的未婚夫被错打成右派而演成了悲剧。十年动乱中她又屡遭欺凌，悲剧演到了高潮。也就在这时，党中央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使党和国家得救了，也使她和她的未婚夫二十多年的鸳梦得以重圆。作品塑造了周美芳、盛文彩、陈光等一些有革命理想、道德高尚的人物形象，讴歌了他们那堪称人间最贞洁的友谊和爱情；作品揭示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加害了许多正直有识之士的极端错误，控诉了十年浩劫中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给家庭、社会和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深重灾难，告诫今人和后人，再不要让这种历史悲剧重演了。

作品运用第一人称“我”的自述方式，一气呵成，将故事叙述得娓娓动听、真切感人；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蹈袭窠臼，尤其对被鞭笞的人物康柏青，没有用简单化的办法加以丑化或图解，而是充分地揭示出这个人物复杂的个性，因而使人感到真实可信。

这部作品曾以《复活》为题在《当代》上发表，受到读者的好评。这次出版，由作者在文字上作了修订，并恢复初稿时的书名。

爱的复活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15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\frac{3}{8}$ 插页 2

198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45,000

书号 10019·3214

定价 0.55 元

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！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。相信吧！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。”普希金这著名的诗句，我在初中读书时就已经熟记了，然而我却从没有认真地去理会它的真实意义，我还是被生活给欺骗了，不过，最终那愉快的日子也真的又降临了。

——本书女主人公的自述

第一章

如果有谁把生活看成是在笔直平坦的大路上散步，或是如同小鸟在那无限的蓝天之中自由地飞翔，谁就会当天空骤然出现狂风暴雨时惊慌失措，失去挣脱的力量和抗击的勇气。他将不是随风旋转，就是坠地毁灭。看来人生之路是艰难的，甚至它比诗歌所咏叹的还要坎坷崎岖得多。可我过去却不是这样认为。未来，对我这个上海姑娘来说，总是充满乐趣和希望的。因为，现实生活对我来说，都是顺利的，舒心的，我想到的和我还没有想到的，妈妈早已为我安排好了。我一向觉得生活道路上的鲜花越开越繁盛，所以，我唱呀，跳呀，笑呀，……因此我认为人生之途应该是无限宽广、铺满幸福、洒满阳光般的灿烂和明媚。

我听妈妈说，我的老家在浙江义乌，妈妈是杭州人，可她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因而，我说话既没有浙江味，也没有上海腔。

还听妈妈说，爸爸早年去过日本，后来在清华读过书，是闻一多先生的学生。他最早是学文科的，据说还是当时的新月派诗人之一；后来去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留学，又改学物理。爸爸学习非常勤奋，毕业后获得了博士学位，终于成了一个物理学家。

一九四一年，爸爸同妈妈带着我从国外回来。由那时起，我和妈妈生活在一起，爸爸却是东跑西颠没有个定址。

爸爸认为中国人民贫穷、挨打、受气，主要原因是科学不发达，文化太落后。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。后来他发现只靠努力研究科学，还是行不通，于是，他作词、写诗，忧国忧民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。

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，爸爸非常兴奋。他从昆明回到了上海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最大的变化是把留了四寸多长的胡须剃掉了。翌年七月间，当李公朴、闻一多先生突然被特务杀害的消息传到上海，爸爸立时目瞪口呆，半天不说话，最后竟大哭起来。他就象一头咆哮着的雄狮，到处呼喊着“真理何在、正义何在？！”就在这年冬天，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，在从复旦大学回家的途中，在黄浦江畔离家不到二百米远的地方，爸爸被特务给暗杀了。

妈妈也是美国留学生，可她是学习音乐的，声乐又是她的专业。

自新中国诞生后，妈妈就朝气蓬勃地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，满怀信心地投入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中。在五十年代，天是多么晴朗，生活是多么有趣、多么丰富多采啊！好象每一年都是春天般的清新明媚。妈妈虽然觉得自己的工作平凡渺小，犹如沧海中的一滴小水珠儿，但她也同样幸福地分享着大海的自由、豪迈、伟大与光荣。

我也许是长期受妈妈的熏陶，性格和一般姑娘有些不同：好动而不够文静，除了爱说、爱笑、爱唱外，在乐器上我最喜欢的是小提琴，因此，我就不象有些姑娘那样常常表现出羞怯和

安稳。

我一天天大了，妈妈也一天天对我要求更加严格了。特别是我喜欢穿些时髦的服装，这就加重了妈妈的思想负担。有一次，妈妈见我穿着一件杏黄色新式样的连衣裙，就对我上下端详了好半天。弄得我大惑不解，我只好硬着头皮问：

“妈妈，您说这裙子好看吗？”

她把那严肃的目光完全移到我的脸上，说：“美芳，你过来！”她指了一下对面的沙发，叫我坐下。

“妈，您不高兴吗？”我怯生生地问。

“美芳，你本来长得就很引人注目，这样一打扮可就显得太突出了。”

我虽然有时很任性，但是，对妈妈的话还是很听从的。自此后，我在衣着上就尽量朴素起来。

妈妈见我如此听话，便高兴地说：“美芳，我看你这样，比穿那漂亮的服装更美。”她说完自豪地向我笑了。我准备听妈妈说下去，可是半天听不到她的声音，她的呼吸使我感到有些异样。一层阴云朦胧地笼罩在她的脸上了。不一会儿，她又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姑娘素质好，这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我觉得妈妈对我的关心太过分了，甚至到了使我感到不可理解的程度。我忍不住问道：

“妈妈，我穿漂亮衣服你担心，我装束普通你又长叹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妈妈想了想对我笑笑说：

“美芳，我记得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说过：‘人的美并不在于外貌、衣服和发式，而在于他的本身，在于他的心，

要是人没有内心的美，我们常常会厌恶他漂亮的外表。’这话说得很好，我看年轻的姑娘尤其应这样。”

我完全明白，这是妈妈对我品德培养的开导，实际上也是妈妈担心我，怕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。我会意地说：

“妈，我懂了！”

“真的懂了吗？”妈妈微笑着问。

我睁大着眼睛，期待着妈妈再说点什么，可是，她回身顺手拿起了我扔在床上的外衣，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把它折叠得平平整整地送到衣柜里去了。

“妈妈！以后我一定自……”我拉着妈妈的手，把她推坐在沙发上，亲昵地依偎在她的身边，“你真是个好妈妈！”

“对生活，绝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。你已经不小了，至少也应该知道学会照料自己。”妈妈抚摸着我的头发笑了。

我看妈妈高兴，忽然觉得眼前一亮，又想起她方才说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来：

“妈！奥斯特洛夫斯基真了不起，他说得那么好。在学校，语文老师还要求我们背他的这样一句话：‘人生最美好的，就是在停止生存时，也还能以你创造的一切为人民服务。’”

“阿芳，我看首先你应当学会自理生活，少叫别人为你服务就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啦。”她说完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笑咪咪地望着我。

多年来，我们母女相依为命，妈妈对我的体贴和照顾，超过一般母亲对子女的疼爱。我哪怕是偶然咳了几声，妈妈也赶忙来摸我的头，看是否感冒了。她对我抱着莫大的希望。我还发现，她这种希望并不完全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溺爱，我

是从她常常怀念爸爸中逐渐体会到的。因此，妈妈对我好动的性格总是感到担心，甚至有时表现出害怕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遵照妈妈的意思考入了中等师范学校。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妈妈高兴极了，她希望我能早日继承爸爸和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。

在我离开妈妈的头天晚上，她又和我说了半宿。如果说这是母女即将分别的感情上的依恋，不如说是她老人家对我还是不够放心。她眼泪含在眼圈儿里对我说：

“阿芳，你爸爸就留下了你这么一根子，如果不是解放了，象我们这孤儿寡母两人，就很难说怎样了。如果你爸爸能活到现在，那该有多么幸福！”

我望着妈妈又怀念起爸爸那种神态，收敛了平时的笑容，眼角有些湿润。我把头埋在妈妈的怀里，听到了妈妈的心在激动地跳着：

“妈，我念师范这完全是您的心愿，应该高兴的呀，你说对吧？”

“对的。”妈妈点了点头。

由于爸爸和妈妈长期两地生活，我小时就很少见到爸爸，爸爸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，我的记忆是不很深刻的。但从妈妈对爸爸那种忠贞的感情来看，我肯定，爸爸一定是个很可爱的好人。所以，每当妈妈回忆起爸爸的往事时，我总是一声不响地听着。今天也是如此。

妈妈见我心情沉闷，就又心疼地忙把眼角上的泪珠抹去，很平和地说：

“阿芳，由于你长得漂亮，到新的生活环境里，一定要特

别警惕。”

“妈妈，你总是认为我漂亮，我自己为什么不这样觉得呢？”这话问得很无道理，于是我双手捂着脸，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大概妈妈受我感染了，她也笑了：“我说你漂亮，这决不是自夸其女；作为你自己来说，不这样认为也是正确的，但是，实际还是实际。”她沉默了。

“实际又怎么样？”我难以理解地问。

“实际就是现实，尤其你已经是个十七、八岁的姑娘了。在一些人的眼里，你确实是窈窕、姣好。就象一朵含苞欲放的皎洁的莲花一样。这不完全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才这样认为。”妈妈又长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又轻声地说，“其实，我不应该向你说这些，因为这会助长你的骄傲心理。”

“妈！我不会的。”

“不过，现在我认为还是应该对你多说几句好。到一个新的环境中，一切都会感到新鲜，当然，别人看你也是这样。所以，你的举止言行都会引起周围人们不同的反应。长得美，对姑娘来说是个好事。可是一旦长得超出一般，这就使人担心了，往往因为这样会招来很大的不幸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也可能是一种灾难的象征。”

我惊奇地望着妈妈说：

“有这样严重吗？”

“阿芳，你一定要听清楚，我说的是在某些情况下！”

我望着妈妈那种严肃认真的表情，微微地向她点点头。其实，我知道妈妈年轻时由于漂亮得出众，几乎做了资本家的小老婆，这可算是她的经验之谈了。

可是，妈妈的这种观点我不完全同意。我想，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因为，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，社会主义是一条康庄大道，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，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安排了幸福的锦绣前程。我觉得，“灾难”这个词只能在历史书中见到。今天，欣欣向荣的现实生活，只能是一天天地美好，怎能还会有什么灾难的事情发生呢？所以，我听了妈妈的这些话，也就笑笑了之。

然而妈妈有些不高兴了。她又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美芳，你不能拿生活当儿戏，可一定要留神哪。”接着妈妈又沉默了。

我忙说：

“妈妈，我记住了！”

妈妈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：

“美芳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你要到学校过集体生活，那里有兄弟、姐妹，还有师长和工友同志。可是，人并不都是一样的，有的人口蜜腹剑，有的人沐猴而冠。向你微笑的人，不一定是好的用心，责备你的人不一定是恶意。”

我觉得妈妈太过细了，可是这确实又是出自她老人家担忧的心理。我只好向妈妈表了个态：“妈！您放心吧，我到学校去过集体生活，这是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又迈开了新的一步。我要尽量克制自己。如果说，我过去是活泼有余而文静不足，今后我要把它颠倒过来。我一定要多去图书馆和阅览室，少去逛公园和百货商店。这样，也许少招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和苦恼。”我说完把头钻在妈妈怀里，妈妈抚摸着我的头满意地笑了。

第二章

一

我来到了新的学习环境，实际也并不是生疏，在班级里除了三名是江苏省来的同学外，其余三十七名虽然也不熟悉，但他们全是上海人。

入学那天，我除了带个大行李和一个网袋外，还抱着一个小提琴盒子。我真的要按照向妈妈表态的那样去做了，可是一个人的性格怎么能很快就改变得了呢？我尽量保持不多说话，也不想去打听别人情况，每天除上课学习，余下的时间真的去跑阅览室了。

时间如流水，转眼开学已经两周多了。我抱定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要把书读好的主意，以继父业，也算不负妈妈的期望。所以，我的足迹最多的地方应该是宿舍、教室和食堂。

一天晚饭后，班长在饭厅门口对我说：

“周美芳，一会儿请你到教室商量点事。”

我先是一愣：“有什么事和我商量的？”可是我还是向他点了点头，并“嗯”了一声。这样晚饭后我就不能去阅览室了。

教室里空无一人。我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刚要拿出作业本儿

时，班长和团支书进来了。他们对我很有礼貌地笑了笑：

“美芳，你来得还真快！”

当我站起来向他们让座儿时，他们早已各自找好自己适当的位置了，我们三个正好坐成个三角形。

这位班长，最初我还以为他姓程呢，昨天才弄清楚他姓盛。那还是我到校那天他帮我扛行李，在去宿舍的路上他主动向我介绍的。他叫盛文彩，家在闸北区。这位团支书我是认得的，因为开过好几次团支部会了，他叫陈光。

盛文彩望了一下陈光，意思是叫他先说。这时我意识到，原来是他们俩找我谈话。我立即有种不愉快的感觉，心想：我犯了什么错误，还值得支书和班长一起来谈呢？

这时，盛文彩开口了：

“周美芳，我们开学这么多天了，班里的文娱活动还没有开展起来，绝大多数同学的学习劲头很足，有些同学连电影也不看，除了上课就蹲在阅览室或教室不出来，这样下去会把身体弄坏的。校团委和校学生会联合决定，搞一次全校性的大型文娱会演。大家都认为你很有这方面的才能，班里打算由你来组织一下这次活动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我？我怎么行呢？”我感到既为难，又惶恐。

团支书陈光看我这样不安的状态，犹豫了一下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周美芳同学，支部还准备建议班里，文娱委员就由你来担任。”他说完，非常认真地注视着我脸上的表情。

当我发现他盯着我时，就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了下来，红着脸申辩说：“我不行，我没有搞过这方面的活动，弄不好会影响班级集体荣誉的。”其实，我是从心里就不想干这工作。

“你就别客气了，团支部号召全体团员带头支持你的工作，还有宣传委员夏丽同学协助你。我们一起来搞，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搞好的。”陈光很坚定地表示。

“美芳同学，我们很了解你。你母亲是个著名的音乐家，这是同学们都知道的；你一来校就抱着个小提琴盒子，虽然大家还没有听到你的演奏，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擅长这方面的。”盛文彩很有表情地说。

这时室内空气活跃了，我也就很随便地说：

“你怎么知道我擅长这方面工作呢？”

“只要我的眼睛没有毛病，你的举止就可以证实我的判断是不会错的。”盛文彩十分自信地谈着他对我的观察。

我笑了笑说：“我看你要犯主观主义了，怎么能从外表就断定一个人擅长什么呢？”可是，我此时心里是真有点后悔，为什么忙着把那小提琴先带来！我还是想推托：“支部组织活动，作为一个团员，我一定积极参加，可我实在没有组织能力！”我表示很为难。

盛文彩和陈光两个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，都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“我真的不行啊！”我急忙又说了一句。

陈光收了笑容，严肃地说：

“美芳同学，你入学登记表上告诉我们的，你在初中时是校学生会的文娱委员，当然作班级文娱委员有点大才小用了。我看你就委屈一下吧，不要再推诿了。就这样吧！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感到脸上有些发热，实在无言可对了。

第二天班会上，果然全体通过由我做文委了。这下可真

要打破我向妈妈作的保证了。组织文娱活动不接触人、不活泼、不在课余时间练习，这怎么能行呢！

二

奇怪的是，通过这次选举全班几乎都知道我叫周美芳，而我能叫出名字的最多也超不过四分之一。我对周围不论男女同学都一视同仁，保持一种冷淡和严肃的态度。好多同学主动向我打招呼，而我有时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，高兴时就“嗯”或“啊”一声，算应付了事。

我还经常听到有人在我身后议论。有一次，我吃完午饭，在从食堂回宿舍的路上，就听到几个男同学边走边评论着我，估计他们是有意叫我听见的：

“……长得漂亮，就值得那样骄傲！”

“是啊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，钱，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资本；在我们国家里钱再也成不了资本了；但是，在我们青年当中，尤其是年轻的姑娘，假如要长得漂亮，也可以成为骄傲的资本呢！”

“理论家先生，你这话可是有点不伦不类了，剥削和骄傲怎么能扯到一块儿去呢？”

“看样子，你一定是她的崇拜者了，不然为什么出来辩护？”

一阵笑声过后，又听一个说：

“别看她眉目俊秀，唇红齿白，身段苗条，可就单单缺少一个热情的笑脸。”

另一个接着说：“依我看，这种女人的心也一定是冷酷的。看见她，还不如多看几眼《大众电影》封皮上的演员头像更真实些。”说完便是一阵哄笑。

“有什么了不起，架子老是那么端着，依我看她是搬起碾盘打月亮，有些不识轻重。”

“我看她象个严肃的女神，可敬而不可近！”

“要我说，她倒象个判官的女儿，纯属鬼丫头！”

一阵哄然笑声过后，又听一个说：

“近她干什么？个人读个人的书。”

“也许是个人性格不同，别的女同学为什么不那么怪呢？”

“这叫门里的金刚，自高自大。”又是那个喊鬼丫头的粗声。

也有不这样认为的：

“要我说，她好象有什么思想问题，她很不象是个冷若冰霜的人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冷冰的人？”这是一个带有挑逗性的声音。

接着便是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送到我的耳朵里：

“心灵之窗，最能说明一切。从她那双有神而黑亮的大眼睛，我断定她决不是淮海路上百货商店橱窗里的那个衣架模特儿。”

“还是你观察的细啊！”又是一阵笑声。

“嘘——！轻声些，恐怕都被她听去了。”

“这有什么，本来就是说给她听的嘛！”

这群小伙子大概都是同班同学，我虽然故意把步子放慢

了些，可一直是没敢回头看他们一眼。

当我在人前过往时，经常听到这些议论，有时还发现一些奇怪的目光投向我，这使我内心很矛盾，也很不好受。果然，不久在一次团支部生活会上，有些同学很委婉地向我提出意见来了。

我心中暗想，群众眼睛多么亮啊！我这点假象几乎全被人家给看穿了，可见背后研究和议论我的人，要比我听到或见到的还要多，不然他们怎能那么准确一致呢。